毛俊辉，赠剑

原创：黄锐烁 安妮看戏wowtheatre 4天前

大家好，我是安妮。

本周末，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香港文化周将迎来香港艺术节制作及出品的重磅剧目——由香港“桂冠导演”毛俊辉执导的粤剧《百花亭赠剑》。

熟悉安妮看戏wowtheatre的朋友都知道，尽管我本人是一名戏曲爱好者，但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推荐戏曲作品。今天的推荐为毛sir，为香港艺术节，也为我们共同的偶像唐涤生。

撰文 | 黄锐烁

我一直认为，香港“桂冠导演”毛俊辉先生（毛sir）执导粤剧是一件迟早的事情。

基于我对其创作生涯的观察，戏曲早已成为他自觉/不自觉借用的手段或者一种潜移默化的指引精神。在其过往的创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借用诸多戏曲元素及表现手段的话剧《梨花梦》，也有本就脱胎于粤剧《紫钗记》的音乐剧场《情话紫钗》。但从一个纯粹现代剧场话剧导演跨界至戏曲导演，毛俊辉先生仍旧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

作为一名出生在上海的广东人，早在童年时期，毛sir就深受粤剧滋养。由此粤剧成为他的戏剧启蒙，用毛sir的话讲，粤剧是他的“初恋情人”。十岁那年，毛sir到了香港。再十年，赴美学习，游子生涯十七年。直至1985年在香港演艺学院成立之始才返港执教。

从大量执导欧美经典剧目，走西方现代剧场路线，到关注并推动香港本土创作，到凭借兴趣创作带有戏曲元素的剧目，再到执导京剧《曙色紫禁城》、粤剧《李后主》，毛sir如寻根溯源一般，逐渐回转至童年的幻梦。

这场幻梦仍在发生，而此次勾动毛sir入梦的，竟是教育。

毛俊辉，图源香港艺术节

2014年，香港演艺学院成立戏曲学院，毛sir受命出任首任创院院长。作为一院之长，毛sir不仅接触到了来自香港及广东戏校的学生演员们，更在为学生学成毕业后的路而思考之际，有感于香港粤剧界“缺乏创新、停滞了下来”的弊病，开始**“审视整个粤剧的创作过程”**——**“此刻我才意识到，我为什么不可以将西方的东西运用到传统的粤剧之中”**。秉持着**“要以现代剧场的要求，来创办学校、排演粤剧”**理念的他，借着香港艺术节邀约之机，带领着他年轻的学生们，开始了粤剧《百花亭赠剑》的创作之路。

《百花亭赠剑》剧照，摄影 | **Keith Hiro**，下同

同为著名粤剧剧作家唐涤生先生的作品，为何选择《百花亭赠剑》，而不是更具知名度的《帝女花》或《再世红梅记》？这或许是许多观众心中隐隐的疑问。这其中，既有导演个人的审美偏好，也有与粤剧创作发展的命题相关——喜爱何非凡先生的“狗仔腔”，认为其很“Sexy”，**是为毛sir的个人偏好**；保留唐涤生所写“赠剑”一出的精彩，**是为传承**；对原剧“忽然大团圆”的结局怀有遗憾，也恰提供创作空间，**是为粤剧的发展**。

实际上，“百花公主赠剑”的故事最早被敷演成戏，见于明代无名氏的《百花记》。然而全本未见流传，只在《歌林拾翠》《时调青昆》《万壑清音》等明清戏曲选本中选有此剧散出。上世纪50年代末唐涤生先生写作此剧时，所能依据的也只是昆剧的残本折子而已。

令人惊叹的是，此剧自明代问世以来，几乎从未绝迹于戏台，不仅昆曲、高腔有改编演出，川剧、湘剧、广东正字戏、莆仙戏、晋剧等诸多地方剧种也保留了这个剧目。从某种意义上讲，此剧因具备一个精彩的戏核，却不见全本流传，反而给了后世的创作者以更自由的创作空间。

因此，毛sir选择《百花亭赠剑》作为尝试，颇见情理。

《百花亭赠剑》写元朝安西王谋反，江六云受姐夫邹化龙之命潜入安西王府刺探反情，却不料误闯百花亭，与安西王之女百花公主一见钟情，结为夫妇。然而二人终处不同阵营立场，徒生嫌隙对垒。正欲“以爱止兵戈”，却同时遭受父亲与姐夫的出卖与背叛。二人卒之选择爱情，远离纷争，远走他方……

对唐涤生版《百花亭赠剑》作文本改编工作，删繁就简，将原本三四个小时的演出缩减为两个小时，这是导演及其团队的首要任务。但毛sir仍有更远大的目标——为此剧注入现代意识，寻求当代勾连，做一出“人人都能欣赏的粤剧”。

这一目标不可谓不远大，甚至说得上是“野心勃勃”。

然而，这一追求却是颇有情由可以言说。提出要“审视整个粤剧的创作过程”的毛sir，敏锐地洞察到，任何艺术都有其生成的特定客观环境，当环境发生了变化，艺术也必须“因时而动”，否则就会僵化与停滞不前。毛sir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或看不惯粤剧的观众对粤剧存在着一些刻板印象，认为其“又长、又吵、又丑”，为破除这种刻板印象，毛sir甘愿放手一搏。

于是，演出时长首先被控制。

不同于将戏曲作为主要消遣的久远旧时代，当代城市的生活节奏，早已容不下漫长的演出，更有频繁“自报家门”等戏曲表演方式，也因早已脱离了嘈杂的表演环境、观众流动的观赏方式而应被淡化；

粤剧表演的程式也被重新审视。

毛sir注意到，年轻的演员们对于程式只是一种模仿和拷贝，当导演将锣鼓点从音乐中去除后，演员们就不懂得唱戏演戏了。毛sir认为，这是因为年轻演员缺乏传统的熏陶，却要去表演传统的程式，但那个东西是借用

来的，不是演员自己的。深谙西方表演方法的毛sir希望引导演员重新找到身体的主体性，去理解、感受程式及其带来的情感，而不是只被程式、锣鼓点所支配。

服饰、化妆与音乐也皆被全面进行调整。

闪烁沉重的珠片被改为立体精致的刺绣；宦官八腊以阴险的眉目取代大花脸，利欲熏心的邹化龙则更是仅以两颧上的青蓝色来取代惯见的胭脂，创造出一张原本所没有的脸谱，这同时也是为年轻演员破除对旧有程式的局限助力；而音乐方面，毛sir深感粤剧在音乐实验上的大胆，即便在粤剧发展的较早时期，就敢于使用萨克斯、小提琴、吉他等西洋乐器。而今更应鼓起勇气，弃用过于嘈杂的“查笃撑”（广东粤剧配乐的拟声词），多用敲击乐和现代化交响配乐。

那么做完了这些工作，《百花亭赠剑》及粤剧是否就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了呢？实则不然。毛sir坦言：“很多人在看完这个戏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很大的创新，但实际上做了非常多的工夫。”

我愿意将这句话理解为一种对“破”与“立”、“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

正如毛sir所说，不变之处乃“唱情”。

剧中，江六云误闯百花亭，被百花公主勒令离开，他假意离去却偷听到百花公主自陈对其芳心暗许，再次闯入，羞得公主手足无措，直问“可曾听见我在门边说话”？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此节公主之表现颇令人寻味——既怕他听见，又怕他没听见——类似这样表现心理之幽深情致的段落，如下半场新编创的《盘夫》（唐本未有），于我而言，正是戏曲之妙处。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百花亭赠剑》不变的“唱情”之处。

除了演出上的创新，更令我在乎的是《百花亭赠剑》与当代的勾连。

毛sir认为，男女主角追寻自己的空间、自由、爱情与梦想中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人性及人与人的关系是当代观众所能体悟的。而我认为，身处不同立场、阵营的男女主角最终因“爱”觉醒，是对当下无论香港乃至大陆、现实乃至网络中深陷价值撕裂的人们的一种温暖的、善意的提醒。

也许此版粤剧《百花亭赠剑》仍称不上完美，也未达经典，但我衷心佩服毛俊辉先生敢于试错、谋求粤剧发展的决心与勇气。这部作品的排演，何尝不是毛sir向今日舞台“赠剑”，给粤剧新的空间？

正如已举办47届的香港艺术节破天荒地连续在两年里上演这一部剧目，给了《百花亭赠剑》更多地面对观众，常演、常反思，日臻精进的机会。本次此剧登陆沪上，作为观众，观剧并给予最为真诚的反馈，当是我们与《百花亭赠剑》乃至粤剧命运的一种勾连。

而我认为，这种勾连，有无上的美妙。

—感谢阅读—

一切真實的觀劇意見
安妮看戲
訂閱號 / annikanxi
微博 / @安妮山瑟薇